

<<曾經歲月系列>>

四年

(Chinese Traditional Version)

-李偉宗-

〔寫於1964年，台大〕

首刊於 1964年中央日報 (Central Daily News) 副刊

(一)
系主任報告系裏將來的計劃，給同學們說些鼓勵的話。李教授說：「身體很重要，你們應該把身體弄好。」馬教授說：「你們若出國，學成後該回來為自己國家做事。」班代表說：「謝謝師長們的訓話，現在大家開懷暢飲吧！」

教授們體貼同學們的口氣，乾脆地先動筷子，好讓同學們不拘束地吃桌上的好東西。桌上有特級清酒和黑松汽水；同學們向同桌的教授、講師和助教們敬酒，並向別的桌上的師長們敬酒；有的乾酒，有的乾汽水。大家吃得很痛快，喝得很過癮；沒有什麼難愁，也沒有什麼別緒。

師長們在同學們的掌聲中紛紛離去。同學們見到系代表「猴子」，握他的手謝謝他，聽見他說：「有什麼好謝，你們自己交錢，否則也開不成這個謝師宴。」同學們也陸續離開那餐廳，分別回家和回宿舍。

(二)
距離「浪蛋」的日子只有一個月了；同學們多半有些惶恐。將來會是怎麼樣呢？將來搞什麼好呢？將來有沒有好的成就呢？將來能不能繼續研究學問呢？將來娶個怎樣的妻子呢？將來……？將來……？

過去的日子中，有高興的也有難過的，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，有甜蜜的也有痛苦的；像正弦函數的曲線一樣，有極大值也有極小值，有峯也有谷。未來的日子也會是如此的，不會是一直上升的曲線也不會是一直下降的；仍將如正弦曲線一般，有爬的也有跌的。

回想往昔的事情，會覺得一種甜蜜的憂鬱或憂鬱的甜蜜——我們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啊！我們曾去過那樣的地方啊！我們曾互相地喜悅啊！我們曾吵架或者決裂啊！我們曾經……我們曾經……

(三)
那個夏天，來到這學習的環境。初次離家，不認識人；中午躺在椰子樹下的草上，覺得難熬的孤寂和氣餒。以後的四年，將會怎樣呢？會遇到怎樣的師長和同學呢？會戀愛嗎？會認識什麼樣的女孩子呢？會……？會……？

日子快快地、慢慢地飛去了。和同學們熟了。把校園裏每條小徑都走遍了。與同學們躺在艷陽下的草地上，吸著草莖的汁，睜著眼檢視那瘦瘦肥的女同學們，聽著答酒客的高跟鞋聲。頭髮燒了、分了又平了，又燙又分又平了。考進了，在寒天裏呆愣愣地走回宿舍；考好了，眉開眼笑地蹦蹦地到新南陽看電影。打機，鐵粒子跳進眼裏；很痛，很煩；那個溫柔的護士用針把那混濁的

四年

· 宗偉李 ·

鐵粒挑出來；無比的卸下重擔後的舒適；你想抱住她，謝謝她。第一次當家教，盡力地教，使他們不認為你是在誤人子弟；那女學生有時甜甜地綻開了笑容，使你發了綺想；有一次你罵她她哭了，眼淚不停地流；後來她考取學校，你覺得與有榮焉。

舞會的前夕，敲著木拖鞋在宿舍的走廊上苦練。扭扭兩小時，腰酸背痛，汗流如雨；舞會：那長髮的姑娘很體貼，你跳不好她教你跳，每跳完一曲她像隻活潑的鳥兒似地向你行西洋禮；你迷迷糊糊了，晚上睡不著覺。去內湖野餐：用石頭做灶，到林裏找枯枝來燒；酸菜炒肉，每人煎一個蛋；麵包、香蕉、果醬……；在山頂上望著落日，和蒼茫的暮色唱讚美詩歌。那個身材苗條、走路很好看的姑娘，笑的時候有點像蒙娜麗莎；一個土不土的追上了她。那個農學院的有健康的面色和桃花般臉孔的姑娘；好多人注意她，好多人看她，好多人想却又不敢去追她。

那個外文系的俊妮兒每天經過男生宿舍的前面；和向們探出頭吹口哨；她知道別人看她，也喜歡別人看她；後來男舍後那堵圍牆被修好，她不再經過男舍的前面；男孩子們好久不見不到她，晚上睡時開玩笑說要用手榴彈把那堵新修的牆轟垮，使她再天天經過這裏。從前她經過這裏時，室裏那記胖子說：「她是我的乾太太！」你說：「她是我的乾太太！」兩人互不相讓，由相罵到相打，一面揮拳頭一面大笑，越打越要好。六男舍後面的十七男舍變成了八女舍；男孩子們想法子找來幾個望遠鏡，朝八女舍搜索；有一天他們的望遠鏡停在二樓的一個窗上，發現那窗裏也正有一架望遠鏡朝這裏探視；敵我兩方都嚇了一跳；那邊的窗子開了，一位姑娘的頭探出來，朝這裏做鬼臉，說：「羞羞羞！這裏的男生們哈哈大笑起來。同學都很用功也很好玩，都不把自己看得很嚴重，只希望將來為自己、為社會、為國家做點事情，使自己和社會和國家都變得比過去好。在成功嶺上當二等兵；全副武裝地朝山上衝，槍托撞地，把身體往地上技巧地一摔，快速地匍匐前進，膝蓋磨破了，烈日把汗照出來，野戰服被土塗黃了，血和汗和泥混起來了；你覺得很累、很苦、很快活、很得意。四年就這樣平平常常地過去了。

(四)
有許多好的和壞的事情在前面等著。我最好能有個目標，像個兵似地朝那目標前進，把前面的障礙和地雷一一除去。我相信我能達到那個目標；代價或許是大的也或許是小的。無論如何，我總記著大海上的老人的話：「人不是為失敗而生；他可以被打敗，但不是被打敗。」